



中国孩子阅读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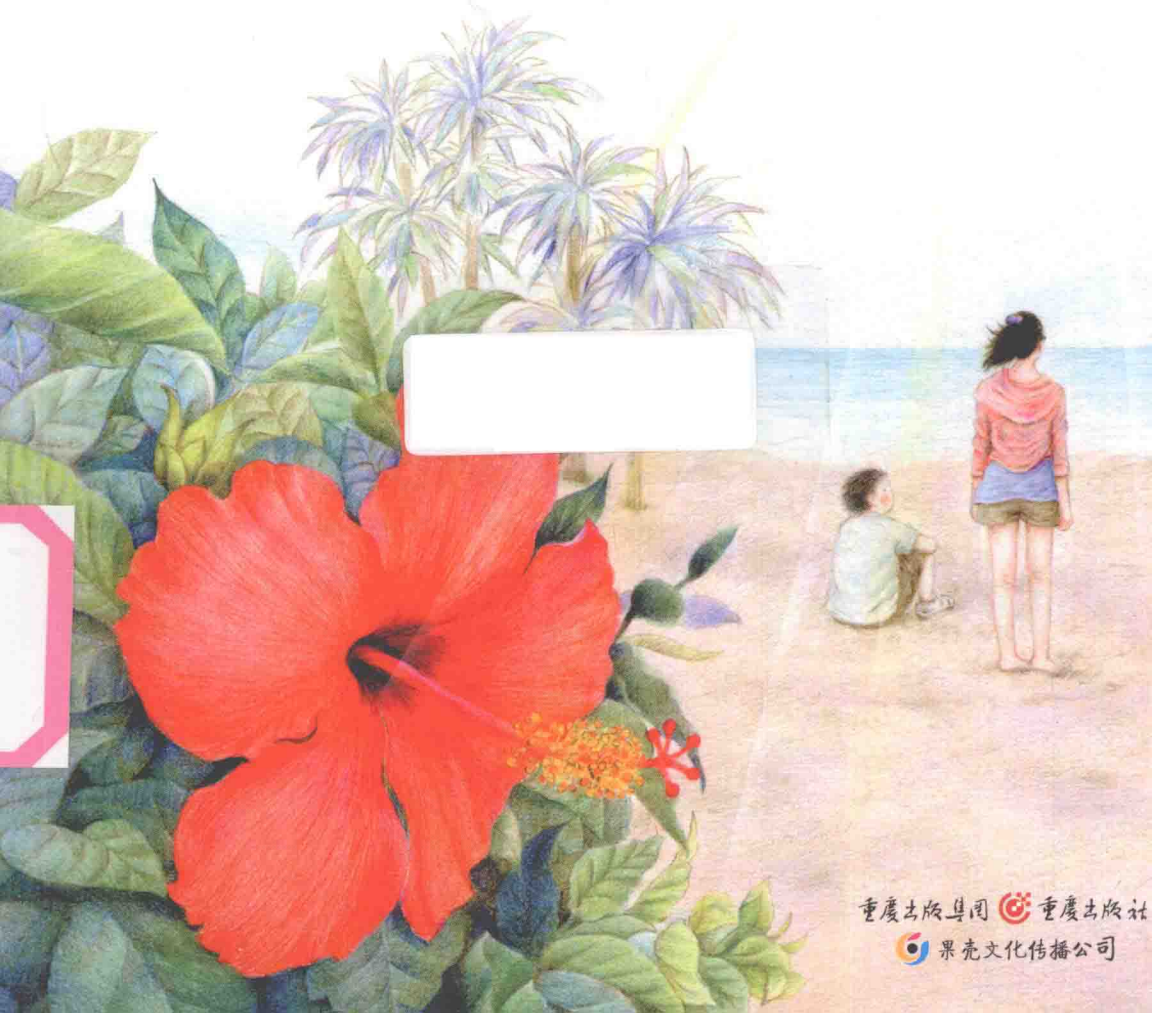
名家原创系列

为中国孩子铺好精神底色

李东华 ● 著

闪亮的日子

从苦难的日子里，开出美丽的花儿来。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中国孩子阅读计划

名家原创系列

为中国孩子铺好精神底色

李东华 ● 著

闪亮的日子

从苦难的日子里，开出美丽的花儿来。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闪亮的日子 / 李东华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229-07906-2

I. ①闪…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3737号

闪亮的日子

SHANLIANG DE RIZI

李东华 著

出版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郭玉洁

责任编辑：郭玉洁 李云伟

美术编辑：杨伯钰

责任校对：李小君

封面设计：锋上堂创意

插图：高深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果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10mm × 1000mm 1/16 印张：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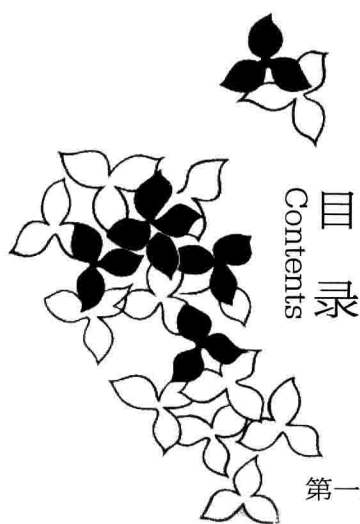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7906-2

定价：1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麻烦是个朋友	1
第二章	有个女孩叫琴子	11
第三章	独	23
第四章	别	30
第五章	姐姐的婚事	40
第六章	雪花击中夜空	50
第七章	函数人生	60
第八章	坐在我身边，和我聊天	68
第九章	墨·恋	76
第十章	男人的解决办法	86
第十一章	你不是我的女神	95
第十二章	离歌	106
第十三章	天使无处不在	118
第十四章	不是逃离	131



第一章 麻烦是个朋友

周五晚上，林思思一会儿坐在书桌前，在QQ上和同学聊天，一会儿又在窗前走来走去。电脑上播放着lenka的*Trouble Is A Friend*（麻烦是个朋友），外面下起绵绵细雨，正是乍暖还寒的初春天气，暖气已经停了，天气倒比冬天还要冷，雨一落到地上就变成了米粒样的冰屑。她向窗外望去，天与地是浓黑的，粗暴地把她的视线阻挡在窗玻璃之内。

今天下午，她给同桌孙齐留了一张纸条，让他到她家里来一趟，都快七点了，人影儿都没有一个。她不能这样看着他坏下去，过去他不过是孤僻一些，现在他整个像根被虫子蛀空的木头，一天到晚呆呆地坐在那里，视线完全没有焦距，仿佛停留在远方，又仿佛超越了远方，不知道望向哪里去了。她恨不得自己是孙悟空，能够变成一只小

虫儿，钻到他的心里去，看看他一天到晚究竟在想什么。

她想和他谈谈。

父母总是忙，今晚又一起应酬一个饭局去了，家里只有保姆和她。保姆轻轻地敲了敲林思思的门，这已经是第三次喊她吃晚饭了。保姆叫孙雪，刚来没几个月。平时林思思忙着写作业，忙着听音乐，忙着上网，不但和保姆很少说过话，就连她长什么样儿都没仔细看过。

“我现在心里很烦，哪吃得下饭！”林思思烦躁地把刘海儿向上抹了抹，破天荒地跟保姆说了一大堆话，“唉，你说说，天下哪有这等怪事，你帮了一个人，可是越帮他成绩越差，上次他数学还能考及格，这次干脆只考了九分，你相信吗？一个人天天坐在那里，不干别的事，就是学习，居然只考九分，真是让我怎么想都想不通！”没有人可以和她说话，林思思把孙雪当成垃圾桶，把对孙齐的不满一股脑儿倒进去。

“是吗？学习得靠自己，别人再帮他，他自己不觉悟，别人也起不了大作用。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你还挺有经验。”林思思上下打量了孙雪一番。孙雪虽然穿着从地摊上淘来的最便宜的牛仔裤和毛衣，但她身材修长苗条，眉眼轮廓非常清晰，肤色白皙，鼻子挺秀，头发有点儿自来卷。林思思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噢！你真像位阿拉伯公主——以前我倒没

注意。”

林思思问了她的年龄，只不过比自己大两岁，正常情况现在应该上高三呢。

“你应该去当模特或者演员，”林思思快言快语地说，“你比那些装模作样的明星好看多了。”

“当什么演员啊，我一天学没上，认得那几个字，都是自学的。”

“是吗？你看上去这么机灵，怎么会一天学没上？”

“唉，你是富贵人家出身，哪知道还有一些人连饭都吃不上，还谈什么上学。我爹娘都死了，我得干活养活自己和弟弟。我6岁就开始到田里干活了，不是我吹牛，农活我几乎都会干，马车我也会赶，做饭喂猪什么的，那就更是小菜一碟。”

“哦！”林思思看着这个只比自己大一点点儿的女孩子，想到自己连碗都不会洗，更别说做饭洗衣服了。可是孙雪的皮肤嫩得水葱儿一样，尤其是皮肤，好得都可以去给化妆品代言，脸上没有一个痘痘，哪像自己，一不小心，就从哪里冒出一个。她拉过孙雪的手，这是一双柔软的、小巧的手，每一根手指都是纤细的，皮肤透明得都能看得到下面的血管。

“你说的都是骗人的吧，你看看你的手，你的脸，哪像经过风吹日晒的。”林思思说。



孙雪抿嘴一笑：“真的呢，村里人都这么说，他们都说我是小姐身子丫鬟命呢。”

林思思坏笑了一下：“你这么漂亮，是不是有好多男生在追你？”

孙雪一听，脸登时红得像胭脂。她顿了顿，想说什么，话到了喉咙边上，又被她硬生生地咽了下去，她长长地叹了口气：“我还不想知道这些事呢，我想等弟弟考上大学再考虑这些事。”

“你弟弟多大了？”

“他比我小两岁，和你一样大吧。我弟弟小时候学习一般，不显山不露水的，后来就越学越好，村里的老人们都说，他以后一定会了不得。上次我到学校去看他，他说他考了第三名。”

“你弟弟上几年级？在哪个学校？”

“上高一。在大华中学——”

“什么？大华中学？那不就是我的学校嘛！而且上高一，和我同年级呢。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呢？你保密的功夫可真够好的，都可以去当特工了。”

孙雪低下头，讷讷地说：“不好意思跟你讲呢，我一个当保姆的……怕说出来，给弟弟丢脸呢。”

林思思狐疑地看她一眼：“哦！我这同学也是父母双亡，靠他城里的一个姐姐养活，你弟弟叫什么？”

“你同学叫什么？”孙雪反问道。

“他叫——”林思思刚要说，这时，门铃响了。

“你看，他来了，”林思思兴奋地打开门，“他就是孙齐——怎么样，下雨了，淋坏了吧？”

孙齐刚要回答她，突然，他一动不动地盯着她的身后，脸色一下子灰了。林思思疑惑地回过头，孙雪盯着孙齐，脸色也一下子灰了：

“孙齐，是你！”

“怎么？你们认识？”林思思疑惑地问道。

这个时候，有两个声音同时响起，震得林思思的耳膜嗡嗡作响。一个如尖锐的汽笛，一个如狼群撕心裂肺的嚎叫。孙雪像一辆鸣笛的急救车一样朝客厅里踉踉跄跄地跑去，孙齐则像一头受伤的狼冲进雨中茫茫黑夜。

“阴谋！阴谋！你们联合起来整治我！”远远地，传来他时断时续的喊叫……

林思思顾不上换鞋子，衣服也来不及换，赤脚穿着棉拖，穿着玫红色的棉家居服就跑了出来，房间里依然萦绕着Lenka淡然、清新的歌声：

Trouble will find you no matter where you go oh oh

（不管你到哪里，麻烦都能找到你，噢，噢）

No matter if you are fast no matter if you are slow

oh oh

（不管你是快还是慢，噢，噢）

.....

林思思在一家肯德基店门前追上了孙齐。雨夹着冰碴簌簌地落下来，往日人来人往的肯德基店，门前冷冷清清。没打雨伞，单薄的家居服早就被雨水湿透了，拖鞋全被雨水浸湿了。林思思嘴唇冻得发紫，发不出声音，她拉着孙齐进到店里。

孙齐瘦长、柔弱，像一条湿淋淋的影子，茫然地站在那里。他也没打伞。从小到大，他一把雨伞也没有过。他的脚上，套着两个不同颜色的塑料袋，一个红一个绿——他没有雨鞋，又怕把林思思家的地板弄脏，就想出这个主意。

林思思连连打了好几个喷嚏，完了！今晚一定感冒了。她要了两杯咖啡。孙齐的嘴唇煞白干燥，但他没有喝。林思思知道他的脾气，平日里沉默得像一堵墙，她并没有指望他能开口，事实上，今天晚上她什么都不想问，她只想陪他坐一会儿。他却用鄙夷而傲慢的眼神看了她一眼：“你就那么想当上天，想拯救我？”

她的眼睛瞬间瞪得大大的，一副自以为做了好事却遭人抱怨的神情，她嘟着嘴，两腮鼓鼓，做出很生气的样子：“你总是那么敏感，想得太多！”

然而不出两秒钟，她又一脸的灿烂。她的爸爸是市委书记，她又

天生聪明伶俐，人长得也美，从小到大，不论遇到什么人，父母的熟人就不用说了，为了讨她父母的好，谁不是奉承的话一箩筐一箩筐地送，反正拍马屁也不用交税。就算是陌生人，看见她甜美可爱的样子，也没有不喜欢的。从小到大，她还没有听到一句不中听的话呢，偶尔听这么一句，就像吃多了大餐的人偶尔来一碟咸菜一碗小米粥，反倒觉得很爽口呢。她嘤嘤嘴，鼻子响亮地“哼”了一声，完全一副“我就这样子，你能把我怎么样”的小赖皮的架势：“是呀！我就是上天，上天是个女孩嘛。”

孙齐没有听过*God Is A Girl*，就算是以前听过，这种时候，他也没有心情去迎合她的小幽默、小风趣，他们的心情不在同一个频道上。虽然是同桌，但他们的生活不在同一个星系，他们的心隔着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孙齐酸酸地想，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吗？你觉得你漂亮你聪明你高贵，就有资格来怜悯我吗？我偏不领你这个情，偏不！她坐在他旁边，身子却转过来，面对着他，她的眼睛直视着他，可是他偏偏就把头扭向另一边，不看她。她却笑嘻嘻地起身坐到他对面去，仍然一脸的明媚，没有一丝被冷落的难堪。

他眼睛的余光瞄到她手托下巴，很安静地看着他，不急不躁。他开始有点儿心慌。而且他拗不过她的眼睛，就像清澈的潭水里两枚黑黑的石子一样的眼睛，那么无辜地看着你，长长的眼睫毛忽闪忽闪的，她的视线像无形的柔韧的丝，捆住了他，他越挣扎反而捆得越



紧——好吧，孙齐心想，谁也不是铁打的，在这样不可抗拒的美丽面前，要么落荒而逃，要么开口交代。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她是我姐？”他咽了口唾沫，艰难地问道。

她举起右手，满脸无辜的神色：“我向你发誓，我也是刚刚知道的！我们绝没有联合，更没有阴谋！”

“现在你已经全知道了，我的姐姐是个保姆，我是个骗子！混蛋！恶棍！我考了全班倒数第三名，我却说得含含糊糊，让她误以为我是正数第三名。我一直在骗她……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

“不，这不是全部！”林思思固执地看着他。

“你是警察吗？你有权力审讯我吗？是否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孙齐有生以来头一次跟一个人说这么多话，也是头一次这么放肆地朝人咆哮。过去他像生活在一个密闭的罐子里，习惯于像一只小鼠一样躲在罐子里的一个角落，安静，畏缩，尽量不发出一点点声音。现在，他抬手就把这个罐子摔碎了，去你的吧！爱怎样就怎样吧！

“今晚我什么都跟你坦白。”他以一种破罐子破摔的爽利劲儿，打开了话匣子——这真是要命，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要么就什么都不说，要么就像决了口的堤坝，滔滔不绝没个完，何况这还是他头一次决口，语言的洪流就分外地汹涌。

“但是你听完后不要再跟着我，不要再管我的闲事！你知道吗？”

咱们全班同学，我最讨厌的人就是你了。”他带着一种要毁灭点儿什么的快意看着她，恨不得用更为恶毒的语言作为武器，把她彻底地摧毁。

“哦！”她淡定地点点头，并未被孙齐的语言利器所伤。她总觉得，就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女孩都变成了令人厌烦的魔鬼，她也是唯一剩下的那个天使。这种自信让她非但没有拂袖而去，反而好奇心大盛，觉得他很与众不同，她特别想知道这个与众不同的人，为什么会这么讨厌她。要知道，自己居然让别人感到讨厌，这事儿她有生以来还是头一次听说，你说新鲜不新鲜呢？她很想知道自己身上，究竟是哪一点叫人讨厌呢？

饿得咕咕叫的肚子提醒她，她还没有吃晚饭呢。她去点了汉堡和薯条，问都没问孙齐一声，就替他点了一大堆：“先吃点儿东西吧，在古代，就算是犯人要被斩首了，也还要郑重其事地吃一顿饱饭呢。天塌不下来的，放心吃吧。”

他不想吃东西，炸鸡块和汉堡油腻的香气对他干瘪的胃居然没有一点吸引力。他只是把那杯快凉透了的咖啡拿起来，狠狠地呷了一口，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喝咖啡。今晚有太多的第一次了——这也是他第一次和一个女生聊天这么长时间。

咖啡很涩，一种有点儿甜又有点儿苦的说不清的味道，在他的唇齿间弥漫开来。



第二章 有个女孩叫琴子

孙齐小的时候，是木秀镇南瓜村里的一个野孩子，或者说，是野孩子里的一个。没有爹娘的教养，阿狗阿猫一样的，一天到晚在地上爬，饿了就啃啃土坷垃，吸溜吸溜快流到嘴边的鼻涕，渴了就撩一捧不知含有多少蝌蚪蚊虫的泥沟里的水喝，就像荒野里蒿草丛中的一粒籽实，自生自灭、无声无息。

他的娘是个疯子。一看管不牢就往大街上跑，披头散发地到处游荡荡，一群小孩子追着她，往她身上扔石子，或者吐唾沫，早晚撩拨得她“哇哇”怒叫着扑向他们其中的一个，他们这才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哄笑着四散了。他的爹，被人称为“痨病鬼”，从早晨咳嗽到晚上，一咳嗽就脸红脖子粗，一直把头咳得勾到胸膛上——不晓得那么凹凸不平、瘦弱如鸡肋的地方，叫不叫胸膛。就这样一个父亲吧，也



还留不住，不到四十岁就被阎王勾了去。岁月对于这样一个家庭，就像村头留下的那盘古老的石磨，迟钝地、磨人地，使出浑身的气力往前推它，它才吱吱扭扭地向前滚动了那么一点点儿。但是，日子还是一天一天熬过去了，孙齐也迷迷糊糊地读到五年级，成长为一个半大小子。挑水的时候，不用把铁勾子往担杖上挽两扣，也能把水桶挑离地面了。虽然比同龄的孩子还是要瘦弱不少，好像一条刚生下不久，还没睁开眼睛的蜥蜴，不过，这已经让邻里百家够惊异的了：没想到他居然也能长这么大！喝西北风长大的吗？而且居然和别家的孩子一样，也人模狗样地夹了书包去上学。

讲到上学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姐姐孙雪，一个瘦削美丽的姑娘，无论如何也没法子想象是那样的父母生出的孩子。她虽没有上过一天学，却伶俐，有主见，尖尖的小脸上常常有一种倔强的表情。人人都说孙齐应该下学去种地，或者去城里打工——南瓜村村民最高学历就是高中毕业，难道让他读书还能读出个什么子丑寅卯来？考状元吗？不如早早下地干活，攒点儿钱盖房子娶媳妇是正经，何况这样老弱病残的一家，肚子都填不饱，还读什么书……孙雪却力排众议，下决心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应弟弟上学。无奈弟弟并不因为她在地里没白天没黑夜地劳作就心生感动，从此头悬梁锥刺股，进京考个功名回来光宗耀祖。他就那么瞪着一双茫然的大眼睛站着，你叫他学习他就铺下纸笔写两个字，你叫他干活他就去干活，不晓得学进去了没有，干